



# 灿然的向日葵

江初昕

向日葵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，杆子上的叶子也随之长大，大如蒲扇，随风摇曳。微风轻拂，仿佛是在给干活的人遮阴打扇。向日葵顶部的圆盘对太阳忠贞不渝，从清晨到晚上始终围绕着太阳转动，汲取阳光和能量。小小圆盘日益壮大，终于，圆盘的中间鼓胀裂开，迸发了一缕金黄色的花瓣来。圆盘中间昨天还只是少量的花瓣，隔天天地，就发现圆盘已经完全张开了，金灿灿的花瓣镶嵌于圆盘一周，热情而奔放。

小时候想看向向日葵的花盘，可惜向日葵长得太高，即便踮起小脚，抬起头来仰视，也只能看到顶部圆盘花盘的背面。想要将整棵向日葵扳下，又怕向日葵被我扳断了。一次，父亲见我很好奇，双手将我举过头顶，我才真切地看见了向日葵圆盘中间微微凸起，圆盘里面有几个同心圆，最里面是一个绿色的小圆圈；紧挨着的圆圈上面经纬交错，形成了很多规则的小格子，长满了细小的花蕊，短小而不张扬，丝丝缕缕的绒线探出脑袋来，仿佛顽皮的小孩；最绚丽的当属圆盘最外

圈了，金灿灿的花瓣围拢在圆盘上面，柔和而轻奢，绚丽而耀眼，宛若贵妇人的裙裾。

一棵开花，旁边的向日葵也相继开花了，几十棵向日葵连成一片，清风拂来，形成了金黄色的浪涛。虽不是一望无际，但也蔚为壮观。脸碰着脸，头挨着头，仿佛窃窃私语，又好似诉说衷肠。待到立秋之后，向日葵里面的葵花籽就进入了成熟的季节。成熟后的向日葵就像暮年的老人，花瓣儿独自萎靡，独自凋零。茎杆上的叶子底部已经萎蔫，蜷缩成一团，发出簌簌的声响；上面的叶子也已经枯黄，没有一丝生机。我们小孩成天窥视高高向日葵圆盘里的葵花籽，只可惜向日葵长得太高了，没法获取它的美味。向日葵软硬不吃，搬来梯子，又无处可搭；强行扳下向日葵的圆盘，又怕折断，真是无计可施。母亲手持镰刀来到地里，一手握住向日葵的茎杆，一手挥刀朝底部砍去，为了不让向日葵顶部的圆盘挨着泥巴，砍下的向日葵插进泥土中，再慢慢放下，等接近圆盘的时候，手提着圆盘用刀砍下，随着“咔嚓”一声，圆盘就落入手中，地上留下一排排斜口的根茎。

向日葵圆盘里面呈蜂巢状，饱满的葵花籽排列整齐，边缘原来绚丽的花瓣已经退化成鱼鳞般薄片。全部砍完后，杆子收拢起来丢在一边。在收获向日葵的季节里，村里的小孩人手都拿着半块盘子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你尝我家的，我吃下你家的，用手指捏出一颗葵花籽来，送入嘴里，细嫩鲜美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盘子拿回家后，放在竹匾里，用一根小木棍轻轻敲打，圆盘里的葵花籽就纷纷掉下。全部打好以后，母亲捧起一部分放入撮箕里，颠动几下，把那些空瘪的葵花籽颠出去，余下的都是饱满的。太阳下晒几天，就可以装入密封的罐中储藏。等到腊月，放在细沙里炒熟，抓起一把，轻轻一磕，满嘴喷香。

向日葵圆盘里面的葵花籽全部打出来以后，整个圆盘就仿佛蜂巢一般，只是里面空空如也。晒干以后就送到厨房里引火烧。向日葵的杆子中间是空心的，不经烧，但也要物尽其用，一般把杆子浸泡在溪水里，上面用石头压住。浸泡了一段时间以后捞出，表面的青皮已经褪去，等晒干以后，杆子变成了灰白色，用苕麻束成一把，可以当做大火把，用来照明，也算是废物利用吧。

神滩  
晚读

刘德凤

周末回家，父亲突然对我说：“也不知道那棵桂花树长得怎样了，回去看看吧。”老宅离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十多公里，上个月我们还回去过一次，桂花树长得枝繁叶茂，看起来根本不用操心。我知道他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桂花树，而是想去老宅看一看、走一走，去扯一扯屋檐下的杂草，去看一看有没有枯死的树枝掉在屋顶上，和老邻居们聊家常，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老宅是三十多年前父亲修的，房子框架是木头搭建的，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淋，已经残破得不成样了。前几年，老宅漏水严重，父亲怕房子倒塌，还特意买了新瓦盖上。我们在县城有一栋三层小楼，住着方便，我也跟父亲明确表示过：“我不会住农村里去，倒了就倒了吧。”他也说：“住城里方便些，我也应该不会回来住。”

但他却时时牵挂着老宅。时常跟我们讲起得到这块宅基地的不容易，以及他修建老宅的辛酸。这房子的一砖一瓦，每一根檩子和搭条，都是他亲自用板车拉回来的。十多年前，他和母亲来城里做生意，仅带了两床棉被出来。老宅请了村里一名五保户看管，五保户把父母那些值钱的家当全卖掉。几年前，五保户也突发疾病去世了，我家的房子没人居住，坏得更加厉害，根本没法住人了。

看父亲在城里安了家，邻居们开始打我家宅基地的主意，有人甚至出高价购买。父亲婉言谢绝了。这之后，他总喜欢携家眷到老宅去，在邻居们眼前晃一晃，给他们塞包烟，让他们帮忙照管一下，像是宣告宅基地是自己的领地，还四处放下话来：等过几年，一定会重建房子，晚年一定会在老宅安度的。到时候，请大家来喝酒。我听了呵呵直笑，不认可父亲这一套说辞，却只能在他的暗示下，频频向邻居们点头许诺：“是的，过几年重修，住城里一点都不好，还是乡下空气好，还可以种花种菜，邻居也多。”见我全力配合，父亲喜不自胜，眉开眼笑起来。

春天，父亲从百公里外的大伯家弄来一株一人多高的桂花树，让我和他栽到老宅去。那天，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找邻居借了锄头，挖了个大坑亲自种上，桂花树栽在和邻居相邻的地界上，他喜滋滋地看着那棵树，长长舒了口气，好像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样，兴奋不已。父亲后来又去了几次，回来时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桂花树成活了。”

那棵桂花树渐渐地散了枝，开了花，长得高大茂盛，父亲去得更勤了。每次，明知道那棵树活得生龙活虎，他也要借口去看一看。父命难违，我也只得陪着他前往。我发现，每回一次老家，看一看老宅，父亲的心情就会好很多。我想，父亲割舍不下的，不仅仅是老宅，更是那份家乡情、邻里情。

## 父亲的老宅情结



古韵秋色

郑国华  
摄

周天红

隔山隔水  
四季轮回里流浪  
看见一朵云嵌入我的村庄  
一缕炊烟锁住井台  
一根竹鞭锁住牛羊

吃草的河流  
顺风的山口  
妹妹劈柴唱着的山曲儿  
那首歌已唱了百年  
和一壶酒伴着

## 一朵云嵌入村庄(外一首)

醉了多少挑担汉子的梦  
梦早已去了远方  
一列驶入天边的火车  
像一弯天边的云朵  
会飘下谁的山坡

### 夜色中的鸟

能飞入你的天空  
比夜色更冷的鸟

大漠苍穹  
深山幽谷  
那些半开着的城市

一扇玻璃幕墙的厚度  
隔着时间的温差  
顺着一缕风等你来穿越  
你会在哪一道街口  
或是月光洒满的巷子

## 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邵阳市双清区天尚智能装饰设计店遗失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30502MAC65BEX0Y，声明作废。